

TIAN / SHI / CHENG / SHI / BU / XIA / YU

天使城市

孙培著

不下雨



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使城市

孙培著

不下雨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城市不下雨/孙培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9

ISBN 7-5324-6297-8

I. 天... II. 孙...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857 号

天使城市不下雨

孙培 著

赵晓音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赵书雷 美术编辑 赵晓音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开本 850×1168 1/32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张 7.5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字数 140,000
易文网: www.ewen.com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印数 1-6,000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ISBN7-5324-6297-8/I·2263 定价: 13.00 元



前言

关于天使、城市和你我十四岁的那颗樱桃

甘世佳

最后我还是被打动了。尽管努力地说服自己要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毕竟是难得地成为了一个前辈。然而最后我还是被打动了,就像我16岁那年的一个黄昏,第一次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文集,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作响。

我们老一代的作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要到了将近四十岁才开始初露端倪,当时的“青年作家座谈会”上坐着的那些作者往往头发都已经开始泛白。到了所谓“70后”一代,二十多岁的人就打着各种旗号红遍大江南北。到了我们这些人,生于八十年代,托了新概念作文和韩寒同学的福,十七八岁就开始出书。当时也是轩然大波,一会儿成了未来的希望天才少年,一会儿成了商业工具文学的耻辱。不过那时候的我们毕竟是做不到宠辱不惊的,好多年过去了,面目往往变得原来的自己都不认识。相通的无非是成长和阵痛,梦想的破灭和改变,这座城市到那一座城市,等等。

一转眼,十四岁的孩子唱着天使和城市来了。难免会有这种感觉,撇开低龄化写作的商业诱惑,总觉得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了。翻开看了一下,却是出乎意料的。我像当初那些看了韩寒们的文章后高声惊叹的老一辈

们一样,如受重击,毕竟这样的东西是有些超出想像。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 20 岁的老练写手的作品,文字的表述和叙事的手法都呈现了相当的成熟,这种成熟也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带有创造性的成熟,却是真实到直指人心的。

Kenzo 的香水,地铁站台,夜里的酒吧和名字暧昧的 Cocktail,城市在身边隆隆的滚过,带有艺术性和神经质的非主流电影和音乐,这些当下流行的元素在 14 岁作者手中的拼凑显得并不生硬。城市的孤寂,人与人之间的朦胧情愫,划过天使伤口的那一道樱桃红,我不敢也不会相信这一切是真实源于 14 岁的生活的。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让作者写出了这样与年纪不相符合的文字?我们塑造的这个文化世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伟大并且低俗,以至于让完全脱离这个世界的少年人亦能深陷其中进而驾轻就熟?

有时候我宁愿回忆起我们这些人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会想像出书,不会写暧昧朦胧的美丽文字;不知道香水的名字,没进过也不敢进酒吧;坐一次地铁像过节,喜欢看当时最流行的迪斯尼动画片……那样的年少时光沾染着樱桃上露水的味道,却还没有如今那种彻骨而刺目的樱红。



目 录

前 言

春天破碎四月 / 2

第二次邂逅 / 20

二日一夜 / 30

第二十四期 / 36

记忆玩偶 / 48

玻璃梦想 / 54

六十三天,与魔鬼的许愿 / 66

楼上楼下 / 88

帆布鞋 / 102

那年夏天的 T36 / 112

昨日·今天 118

那时花开,花不开败 122

忧伤泛滥的苏州河 126

天堂 130

在一起 134

时间的灰烬 142

数汽车 148

无目的飞翔 160

城市理想 176

我的城市 182

似水年华 188

后记

然而无论怎样的青春都有继续的理由,都有他的快乐和伤悲。我愿意真诚地向作者致敬,至少他让我看到了这一代人追逐和超越的勇气,理解与创作的才华,以及天使、城市和你我十四岁时的那颗樱桃。

甘世佳:网名乱世佳人。第三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2001年高考成为上海市历史单科状元、文科探花,现就读于复旦大学,大学三年级。《中文自修》编辑,多个网站与媒体专栏作者,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和一家策划公司的CEO,拥有两个个人工作室(一个做文字,一个做影像)。成名作《苏莹》轰动网络,著有网络作品集《十七岁开始苍老》、充满史诗风格和英雄主义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道明寺》。编剧和导演的DV作品《双城》获2004年上海大学生电影文化节最佳长片奖、2004年捷克俄斯特拉发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亚洲DV长片。



春天破碎四月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哺育着

丁香

在死去的土地里

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

——T. S. 艾略特《荒原》

2

我会准时在每天早上9点钟一路小跑，然后气喘吁吁地推开April bar的门，熟练地把书包甩在靠墙的木地板上，自己跳上吧台前闪着金属光泽的高脚钢线椅。吧台的高度与椅子有着完美的比例，恰到好处地宠爱着我的脊椎。

9点的April有着一天中最宜人的空气。所有的客人总会在8点之前离开，他们整理好精致的暗花领带，在墙角机器上蹭亮皮鞋，用一种店内提

供的小型熨斗把西贡丝线的连衣裙子弄得妥帖鲜艳,然后消失于这座城市拥挤的人潮,忘记一夜的疯狂喧嚣忧伤纵酒,笑靥甜美依然,宿醉是不再被提及的意外。

然后近乎有着洁癖的罗桐便会开始细致小心地清洁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直到那些有着复杂间隔的酒柜和上面种类齐全剔透的酒瓶,黑色原市地板黯金色围墙,洗手间后门牛奶白色的按钮全都开始光洁晶莹,开始散发出和罗桐身上同样的清澈气息,他才会心满意足地重新回到吧台后面。

一直以来,我都把这当做罗桐等待我的仪式。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可耻呵。我总是告诉自己罗桐在静静地欢欣地等待我的到来,他一个人不停地擦呀擦呀好用一个与众不同的April迎接我。于是我就一路快些快些地跑,从学校到April,一小时。

9点我会轻快地跳上吧台前最左端的椅子。椅子瘦高而纤细,那是我的巢穴。如果直起身,可以保持与罗桐同一高度,正对他的眼睛。这使我获得一丝细小的自作聪明的安慰,不然在罗桐面前我会清醒地感到自己的委琐,就像一个不堪一击的泡沫。

但是通常当我跑到April时已经很累了,熬夜总让我眼睑垂肿面色苍白。我会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趴在吧台上,将下巴埋在臂里。吧台的两侧摆满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玻璃杯,摆成倒三角的结构,摇摇欲坠地反射着太阳的明媚光泽,晃乱我的眼睛。

罗桐喜欢它们,那些都是他的宝贝。林林总总漫无边际互相掩映的



鸡尾酒杯子,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我就开始相信罗桐是像那些杯子一样简单明亮的男人。况且他的身上总会有Kenzo的青草气息,温和清澈。我把头埋得很低,眼睛沉沉地闭起来,心情恍惚却又无比清醒。耳边听得到罗桐用一块细纱抹布擦拭杯子的声音,像某种莫名的浸噬。杯子哧啦啦地响着,从我的左边一只只移到右边,再从右边擦到左边,无止无休动人心魄。我会在心里想好喜欢听的背景音乐,然后小声说I enahoren今天我们听Stormy Weather。罗桐便会拉开我蓝色大书包的拉链,在那些CD堆里翻出我要的那张,然后音乐便公萦绕起来。

Miss undaztood唱:“Dear,dear diary,I want to tell my secrets Cuz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know who`ll keep...”;Return To Innocence唱:“That`s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at`s there turn to yourself,There turn to innocence...”;By The Way唱:“Shiver for me now,Deliver for me my darling,Aliving that I could,Begiving to you my sweet love...”

再然后我便会遣散了思绪趴在吧台上甜蜜地睡去。

4 我的梦中总会有那么多纯净清澈的杯子, 洁莹明亮到刺痛我的眼睛,梦里面到处弥散一种隐约的青草味道,我一个人在那些半人高的绿色柔软植物中拖着长裙子放肆奔跑,裙子的下摆随着脚步飘动,跟草叶厮缠在一起,看不清前面的路仍满怀希望地跑。然而柔细的草蔓轻易地拘囿我的脚踝,植物香气纠缠我的眼睛,我看到自己无可救药地停下来,自欺欺人地说着只是稍作休憩,却终于停下。

醒来时常已是午后,眼睛干涩。反复出现的梦境令人沮丧继而产生幻觉。我不知道自己在梦的结尾处是否哭过,抑或是微笑灿烂面若桃花。

总之无论怎样罗桐都不会知道，因为我的手臂能把脸色掩饰得很完美，从一侧垂下来黑色的长发刚好遮住暗悒的眉角，因为哭泣而抽动的肩膀反倒像是在美好地笑。

醒来后我会保持这个姿势很长时间，直到眼睛重新湿润，可以适应午后两点的灼目阳光。店里依旧是空无一人的，April只有在晚上才会热闹起来，于是理所应当以为，白天的罗桐属于我一个人。罗桐用Kenzo的风之恋，凛冽的青草香味，充斥April的每个角落。于是那个春天，草香味儿瓦解了我的一切防御，从梦境到现实。

我终于还是抬起头来，这需要一些勇气。罗桐用那些亮晃晃的杯子作武器，丝毫不留余地地映出我溃败着的阴郁。他会每天细心地穿不同的棉布衬衫，上面精致的苏格兰格子衬出他颇长的脖子跟沉静的脸。我们会长久地对视，在每个阳光流溢的午后长久地彼此注视，温暖和混乱是我们脸上相同的主题。

只是我会很快感到疲倦，我的眼睛会被罗桐救赎一样的感情轻易洞穿，于是我边扭转酸痛的脖颈，边拿出一面小镜子来梳头发说，罗桐，一杯加州，双份糖。罗桐调制的加州柠檬汁成了我每天的必需品。他纤长的手指将这个过程演绎得流畅自然。威士忌的基酒45ml，莱姆汁10ml，搭配新鲜柠檬，甜蜜而辛辣。这也是我喝过的惟一种鸡尾酒，成了习惯便无所谓更改。事实上April算是这座城市里很有格调的鸡尾酒酒吧，坚持出售质地高贵的鸡尾酒，苏打也只是用来稀释并不拿来卖。罗桐陶醉于此，他会把几百种酒都调制得流光四溢香浓醇厚，装在不同的杯子里，加入碎冰或者块儿冰，几近完美。



罗桐也会对我说起那些酒的故事，忠实的卫士桑格，一路逃离的亡命徒，凶悍的国王，残忍的王后……娓娓道来。或者他从杯子讲起：广口杯、沙瓦杯、高脚杯、球形杯……千差万别又互相联系，那样多的杯子，形状诡异华美，每个都有不同的用处，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住它们的名字的。罗桐看到我的心不在焉便会笑起来，说真的有这样难吗。每当这时候我便清楚地感觉到究竟是什么阻隔着我们。他可以一心一意追附缈无出路的华丽梦想，而我只能被迫在现实里打转，他永远生活在我头顶洁白的云端上，像个天使一样倾身俯视，而我只会喝在他眼里简单得不值一提的加州柠檬，却永远拒绝高贵纯正的伏特加或十二年芝华士。罗桐也常向我提及那些午夜来临的酒客，他说他们是为喝酒而来却惟独体会不到酒的乐趣，他说他在这座城市里还没有发现一个会用正确的方法品尝尼克拉斯加的人，就是那种需要先用用力咬一下包了砂糖的柠檬片，再抿一小口酒而在口中调制成的鸡尾酒，这个过程常令人丑态百出。这时罗桐的嘴角便会生动地向上翘起，那是一种高傲的表情。他说他在这些人面前会失去配酒的灵感。

这么说你在我面前是有灵感的啰？我曾这样笑着问他。

6 也许。他简短地说。因为你不为喝酒而来，也算不上是客人。

罗桐的话一语中的，使我无路可退。他不当我是客人，那我算什么呢？我是会很仔细地在收款台交上加州的47元钱的呀。我多么希望与罗桐的关系归于一种简单明亮，而他只一句话便把我的努力击碎了，瞬间而已。



我始终还是没有为自己点过一杯别的什么,我是如此喜欢加州的过程:中度威士忌,稍许碎冰,两片柠檬,琥珀色的液体上下浮映着的阳光使我安心。

罗桐总向我推荐他最拿手的BLOODY MARY,我只看到它的样子便已经拒绝了:鲜红色的黏稠液体,里面挤了番茄汁,杯口还插了一小束芹菜,像一碟制作拙劣的沙拉。我几乎是每天拒绝罗桐一次,而他不以为意,依旧不断邀请着我,直到这也成为他的习惯。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其实误会了BLOODY MARY,我确实是不懂酒的。

我甚至也不曾懂过罗桐。我不懂他为什么放弃那么多公司的邀请却坚守这爿店子,不懂他为什么如此悉心地照料每一个酒杯,不懂他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请我尝试BLOODY MARY……那个春天我自以为是又一无是处,沉浸在鸡尾酒杯晃乱的日子里,再也没有找到出口。

已经很久没有去学校听过课了,久到我都不能找到班级的新位置,教育处的老头儿都懒得再理我。我记得第一次逃课那天是翻墙出去的,自己一个人。冬天午后的阳光寒冷刺目,因为实在受不了物理课。先把书包扔下去,再小心地掂着脚往





下跳,无师自通。两天后我一本正经地走进校门,自然被十几个老师轮番说教。我微笑应着,手指乖巧地叠在一起。有谁知道两天的时间足够我彻

底迷恋上April呢,我爱上April,抑或

是April里的罗桐,在城市一角的黑暗里独自起舞。

于是我大规模的旷课开始了,从深冬到艳春四月。我甚至不等到枯燥的物

理课时再逃走,而发展到背着书包只在门口转一圈便转身跑开。不过我依旧会认真地穿戴校服,洗得干干净净的暗蓝色校服,别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小团徽。形式总是给人满满的富足感。有时我是多么多么想念从前那个完好如初的我呵,但我心里懂得她已经消失不再了,从很多天前那节冗长的物理课开始,我们便彻底断裂了关系。生命徒自转了个弯,我隐隐作痛地开始烂掉了。

每隔一周学校举行一次周考或是月考,我会按时参加。我总会考第一名的,第一名总会是我。成绩会给我带来一瞬间的幻觉,仿佛我还是从前的我,一切从未变过。我的脊梁在每次接到成绩单时会莫名其妙地跳



一下,是腰骨由于疼痛而不由自主地直起,好像我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直视罗桐的动作,这让我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委琐。

每个夜晚我都会精神抖擞全心全意地对付数理化繁杂的题目,忙碌得天昏地暗却心满意足。每个白天则会在April沉沉睡去,再狠心用冰冷的加州柠檬刺痛空虚的胃。生活在用一种与我完全背离的姿态奔跑着,我等待着一个结果,结果在无谓的绝望中暗自流逝。

春天宁静安详的时光仿佛停滞。我在喝完一大杯加州后常会泛起一阵阵的胃酸,有时跑去洗手间剧烈地干呕,有时会直接再次睡着。罗桐习惯在下午四点放一部电影。他有一台老式的松下20寸电视,他把它拿出来放到身后褐色的酒柜上,然后拍拍我的肩,说醒来吧,节目开始了。我们看六七十年代的法国艺术片,有黯淡眼神的男主角、有穿蓬蓬裙的艳光四溢的公主、有洒满阳光长满苜蓿的泥土路、有海边的红色房子和白色贝壳……我们看很多平淡中的流离,看很多奢侈华丽的徒有虚名,然后彼此长久地注视。那时我们是会笑的,我在罗桐的脸上找到那样多淡定的沉静,那多么像以前的我呀。罗桐会看到怎样的我呢,那时的我生活粗糙,熬夜使眼皮越来越重,额上泛起加州的柠檬黄色,鼻翼干燥而疼痛,眼神不能凝固到一点。但是我知道自己嘴角上翘,骄傲得如同一个公主。或许这就是罗桐说起尼特拉斯加时的样子,我想或许是的。

9

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消磨一张CD,用两小时结束一场电影,漫闲得快融化掉。我们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我说我在等待罗桐一张一张放完书包里的CD,然后可以有个理由离开;罗桐说他在等待我们的电影进行到《英国病人》时给我解释里面的爱情;我说罗桐我在这里生活了16年,



对这个城市熟悉到再不会有惊喜,我想要一个人,带我走,无关爱恋,罗桐说经营April两年头落得快要放弃,他希望某天晚上,出现一个络腮胡子的黑衣男人,优雅地喝一杯尼特拉斯加……然而很久很久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苍白无力的等待是会怎样如过眼云烟般一一逝去,而这是一个多么冗长的过程。罗桐不停地擦拭那些杯子,在我睡与醒的间隙陈述它们的名字。每个杯子似乎都有一张与众不同的空洞奢侈的脸,会轻易晃乱我的眼睛。罗桐的Kenzo味道从杯子对面弥漫过来,一点一滴。罗桐是喜欢Kenzo的,他说他总有一天会去到一个有Kenzo草香味的地方,他说Kenzo哪里是象征宁和,简直是预演不顾一切的甜美逃亡。于是我开始相信总有一天我们是会相互离开的,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将很快到来。

我在9点钟向罗桐道别:要转去北京上学,也许不再回来。我以为故事至此,那些稀奇古怪的杯子总会配合情节碎掉一两个来表示哀悼,然而罗桐只是很轻地看了我一眼,说北京太干燥了以后就不要喝酒了吧。我有些郁闷地应了声,然后感到April在那一天有了些什么变化,不知道是顶壁刷了粉还是添置了一把椅子,总之有什么是不再熟悉的了。于是我想一切或许从开始就是一个不容解释的谎言,是我自欺欺人的美丽谎言,总有一天会被尖锐地揭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10 还像从前一样趴在吧台上闭起眼睛,罗桐放起音乐是我从没听过的旋律:

If I go away

Would you follow me